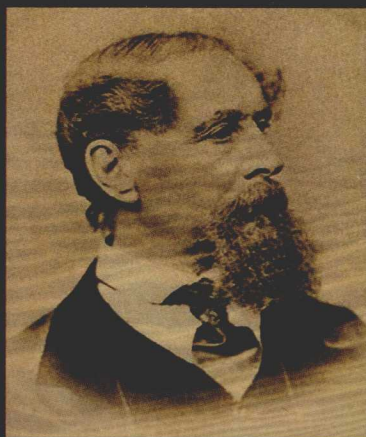


新 夏 日 集

第 二 卷



非旅行推销商札记

黄水乞/译 王定芳/校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1520707

狄更斯全集

CHARLES DICKENS

宋兆霖 主编

第十一卷

非旅行推销商札记

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

黄水乞 译

王定芳 校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20707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70705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更斯全集. 21, 非旅行推销商札记 / 宋兆霖主编;
黄水乞译.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81140-433-3

I. ①狄… II. ①宋… ②黄… III. ①狄更斯,
C. (1812~1870)—全集②随笔—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5828 号

非旅行推销商札记

宋兆霖 主编 黄水乞 译 王定芳 校

出版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钟仲南
责任编辑 孙燕生
责任校对 袁金麟
封面设计 陈思思
责任印制 汪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798
字数 13459 千
版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40-433-3
定价 3800.00 元(全 24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译者序

英语“Commercial traveller”一词，从事商务、贸易的人都知道是“旅行推销商”之意，即由制造商或批发商所雇用，到不同的地方旅行，从零售商那里获取订单的人。现在通常称这种人为“销售代表”，而在美国则称为“旅行推销员”。然而，本书的书名是“Uncommercial traveller”，“un-”构成了反义的前缀，因此，意为“非旅行推销商”；又由于作者自我介绍为：既是一个城市旅行者，又是一个乡村旅行者，是为“人情味兄弟公司”作旅行推销的（不是真的为制造商或批发商推销产品，而是充当一位具有人情味的记者），不时地离开自己在伦敦考文特花园的房子四处漫游，将所见所闻——无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还是异乎寻常的大事——统统记录下来，以飨读者；故本书最终译为《非旅行推销商札记》。

狄更斯自从一八五〇年起就开始创办周刊《家常话》，此刊物一八五九年并入《一年四季》周刊。他一直担任该刊的主编，直至去世。《非旅行推销商札记》最初于一八六〇年出版，它收入当年已刊载于《一年四季》中的十七篇随笔。一八六五年的首次廉价版又补进了刊登于《一年四季》的十一篇，这样共二十八篇。一八七五年的插图图书馆版又增加了八篇，后来，一八九〇年的加德山版又增补了《一部传记的扉页》一篇，于是全书共三十七篇。

狄更斯与萨克雷截然不同。狄更斯的作品，实际上可归结为一句话，即行善与慈爱。他认为真正的欢乐蕴藏在内心的感情中。人的全部就是感情。他认为一个最微不足道的、最受蔑视的人的价值可能和几千个有权势的、傲慢的人的价值相当。他相信人性、怜悯和宽恕是人们身上最好的美德；相信亲密、豪爽、温情的眼泪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活着并没有什么意义；有权势、有学问、有名声，意义也不大；光有用也并不是。狄更斯认为只有一种人活得有价值，配得上被称为人：这种人，当他想到他给予别人或别人给予他的好处的时候，便会掉下眼泪。

狄更斯在《船难》一篇中记述了澳大利亚商客轮“皇家宪章”号于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触礁沉没的事。两个月后，作者亲临出事地点：威尔士安格尔西岛的莫弗拉，拜访拉纳戈教堂善良的斯蒂芬·罗斯·休斯牧师。休斯这个小小的教堂墓地曾躺着从失事船上捞起的一百四十五具尸体（休斯的弟弟是毗邻教区的牧师，在他管辖的教堂墓地也掩埋了三十四具尸体）。当尸体无人确认时，休斯牧师为它们举行葬礼，然后将它们埋入坟墓，每个坟墓埋四具尸体。他在登记簿中为尸体编号，描述其特征，在每口棺材、每座坟墓上都列出一个相应的号码，而将已被确认的尸体一具具地埋入教堂墓地的另一个区域的单人坟墓。亲人远道而来，查阅了登记簿，又从四人的墓中掘出尸体，认明尸体后再重新葬入单人坟墓，以便哀悼者在坟上立一块单独的墓石。在这种情况下，他第二次为他们举行葬礼。他家的女士们都参加。在一天发往海外的邮件中，仅牧师一人就给遇难者的亲朋好友写了一千零七十五封信。这位慈善的牧师常常废寝忘食地独自在这些尸体中间忙碌着，耐心地检查破烂的衣服，剪下纽扣、头发、内衣上的标记，仔细地察看一张张面孔，寻找一块伤疤、一根弯曲的手指、一个歪扭的脚趾等，手里拿着寄给他的信件与他周围的废墟一一进行对照。文章的后半部分选刊出遇难者亲属、家人写来的一封封感谢信，高度地赞扬了牧师及其家人体现了仁慈的基督精神，表达了他们深深的感激之情。

《意大利囚犯》描述一位意大利政治犯，因与当时意大利的一次起义有牵连，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囚禁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所监狱。监狱条件恶劣，既破旧又肮脏，其中有一部分建于港口的海水下面，缺乏空气、阳光。囚犯拖着沉重的镣铐，脖子上还长了一个大肿瘤，本来他将在囚禁中默默地死去。一位前来参观监狱的英国贵族同情他，还用柳叶刀替他开刀，割掉肿瘤，两次为他支付一百五十英镑给一位意大利律师，最终使他获得自由。作者——非旅行推销商——受这位英国人之托，见到了囚犯时，他在意大利已开了一家小酒馆。囚犯一听到恩人的名字，立即大叫一声，突然放声大哭，跪倒在作者脚下，两只胳膊抱住他的双腿，将头伏在地上。为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托作者捎去装有六加仑的一大瓶葡萄酒。作者历经无数关卡，一路颠簸，终于将其送达他恩人手中。

另一类题材是狄更斯凭记忆和想象力创作出来的，如《杜尔巴勒镇》（即现实中的罗彻斯特市），作者将它作为自己“想象力的诞生地”。类似的作品还有《查塔姆造船厂》、《到国外旅行》、《伦敦市教堂》、《保姆的故事》、《一座古老的驿站》等等。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找到不少有关作者的自传性素材。《伦敦市教

堂》涉及了他的初恋,《到国外旅行》透露了他少年时的抱负,而《保姆的故事》则充满着童话故事和对童年的回忆,读者可以领略到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眷念。《一座古老的驿站》揭示了作者苦苦地寻访被火车站取代的操场和被火车取代的驿递马车的怀旧情结。

《在法兰西—佛兰德地区》、《加来夜间邮船》、《文明巫医》等文章中皆带有异国色彩与情调,作者介绍了法国的戏剧艺术家、海港的景致以及北美印第安人、非洲术士和汤加群岛上的风俗、葬礼等。

济贫院题材一直是狄更斯关注的焦点。他的一些作品的素材经常取自黑暗的场所,是在充满罪恶的苦难的最秘密的场所进行旅行时所得到的。作这种旅行的是一位具有异常敏锐观察力的作家。狄更斯往往以大雾、监狱和垃圾堆来比喻资本主义社会。《沃平济贫院》是伦敦东区的公共慈善机构,这里有幽暗的临时收容室,专门收容跳水自杀未遂者和不想活的人。地铺上人满为患。这里还有专门用于白痴、弱智者、癫痫、癔症病人的房间,还有不少婴儿,另外还有在房间里撕麻絮的那些“倔强的人”。作者认为这些肮脏的收容室不该存在。《蒂特布尔济贫院》则是由个人创办的,靠很久以前永远遗赠的私人基金维持的。作者发现济贫院的人“生活在一种长期的伤害和怨恨的状态之中”,不少遗产继承人期望能继承五千英镑,结果只继承到五百英镑;有的本来每年可向政府领两百英镑养老金,结果只领到了四英镑,心里很不平衡。这家济贫院的水泵坏了也无人过问。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这儿待着。本篇末尾叙述济贫院里漂亮的米茨太太跟格林尼治的领养老金的独臂老人结婚而离开济贫院的故事,给一潭死水的济贫院激起了微澜。读者阅读了《伟大的“塔斯马尼亚”号货船》之后,就不难理解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深渊里的人们》一书中所描述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年迈后也当了流浪汉的事实。作者目睹了新近刚从印度回来的一些退伍军人。他们当中有不少参加过伟大的印度战役多次伟大战斗的士兵,在乘船回国的路上,因船用补给品尽是一些败坏的食物,发臭的酸橙汁、蔬菜,且供水不足,遭受非人的待遇,又为坏血病和痢疾所折磨,个个瘦得皮包骨,一回国就进了济贫院;若不是士兵自己掏钱雇马车,经大雨一淋,早就没救了。

《开往大盐湖》是唯一的一篇记述大量的英国摩门教教徒移居美国的故事。他们几乎男女老少全家出动,在摩门教代理商的引导下,搭乘移民船“亚马孙”号,离乡背井,前往美国中西部犹他州定居(在此之前,英国人移居美国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霍顿勋爵曾于一八六二年元旦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文章指

出：“关于一八五四年的移民船，没有一条船能够达到在摩门教代理商的经营下达到的那种舒适和安全。”

《东方的一颗小星》描写当时的英国制铅厂设备简陋，工人以每天十八便士的工钱被厂家雇用，不少人铅中毒，活着比死还难受，白天昏睡，夜里睡不着，痛不可忍的惨况。本文还提及了由一对年轻夫妇经营的东伦敦儿童医院。这家医院通风、清新、干净，井然有序。这对夫妇本身都是医务人员，丈夫曾是伦敦一家大医院的住院外科医生，妻子是护士；他们出于高尚的动机，留下来充当高级职员和院长。这家医院的护士都很年轻，来自几乎同样贫穷的、有着血缘关系的街区。医院为患者提供免费服务，堪称社会的楷模。《在一次业余巡逻中》介绍了另一些制铅厂，这些工厂被认为与上述的东伦敦儿童医院及其附近地区的制铅厂有关。不过，这些工厂是由非常聪明的两兄弟经营的。作者最后证明，这些制铅厂的业主确实努力把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减少到最低程度。

作者在《完全戒酒的请求》中，描绘了一支从伦敦各区汇集而来的戒酒请愿队伍。他历来认为“完全废除主义者是无理性的、固执的”，可是这支戒酒队伍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看法。狄更斯原则上是支持戒酒协会的，只是当这些协会试图以虚伪的仁义道德的空话来根除酒癖的时候，他才会滑稽地嘲笑它们。他多次地指出酒癖的社会原因：住宅狭小、不卫生、气味难闻，等等，此外，还有劳动场所恶劣，缺乏阳光、空气和水等。

总之，《非旅行推销商札记》荟萃了狄更斯精心创作、认真修改过的最优秀的散文与随笔。由于作者知识渊博，享有盛名，交游甚广，活动频繁，作品题材广泛，频频使用成语掌故、方言土语、生僻字眼儿，加上每篇皆出自不同的故事背景与文化氛围，因此，翻译起来要比一般的小说来得艰辛。这也许是此书国内迄今尚无译本的缘故。

黄水乞

二〇〇〇年八月

目 录

一、他的一般职业	1
二、船难	3
三、沃平济贫院	15
四、对一家廉价剧院的两种看法	25
五、可怜的默坎泰尔·杰克	34
六、旅客的茶点	45
七、到国外旅行	53
八、伟大的“塔斯马尼亚”号货船	64
九、伦敦市教堂	72
十、幽僻的街坊	82
十一、流浪汉	90
十二、杜尔巴勒镇	100
十三、夜间漫步	109
十四、套房	117
十五、保姆的故事	128
十六、田园式的伦敦	138
十七、意大利囚犯	146
十八、加来夜间邮船	155
十九、关于死亡的一些回忆	163
二十、生日庆祝	172
二十一、短期工作者	180
二十二、开往大盐湖	190

二十三、伦敦教堂墓地·····	202
二十四、一座古老的驿站·····	209
二十五、新英格兰的熟牛肉·····	217
二十六、查塔姆造船厂·····	226
二十七、在法兰西—佛兰德地区·····	234
二十八、文明巫医·····	244
二十九、蒂特布尔济贫院·····	252
三十、歹徒·····	262
三十一、在船上·····	269
三十二、东方的一颗小星·····	278
三十三、一小时后的一点正餐·····	288
三十四、巴洛先生·····	295
三十五、在一次业余巡逻中·····	301
三十六、一部传记的扉页·····	308
三十七、完全戒酒的请求·····	312

一、他的一般职业

请允许我先否定性地作一番自我介绍：

我的朋友和兄弟没有一个是客栈店主；没有一个女服务员欢迎我；没有一个招待员尊敬我；没有一个擦鞋童赞赏我、羡慕我；没有一块牛腿肉，或牛舌，或火腿是专门为我烹制的；没有一块鸽肉馅儿饼特意为我烤制；没有一则旅社启事是直接针对我而写；没有一个旅社房间单另为我留出挂上厚厚的大衣和火车上的膝毯^①的地方；联合王国^②没有一家酒店怎么在意我对其白兰地酒或雪利酒^③的看法；每当我外出旅行时，我支付的账单通常也很可观；当我旅行归来时，我从未获得过任何佣金；我对各种价格一无所知，紧要时简直不晓得如何以花言巧语哄骗一个人订购一件他不想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城市旅行者，人们未曾见到我驾驶着一辆外表像年轻人特有的、轻快的运钢琴货车，内部像有许多平板盒子一层层地在里面烘烤的炉灶的马车；作为一个乡村旅行者，人们也难得发现我坐在轻便双轮马车里，从未遇到我乘坐游览列车，在一个小站的站台上等着，在精巧的巨石阵^④样品之中是个了不起的德鲁伊特^⑤。

然而——现在开始作肯定性的自我介绍——我既是一个城市旅行者，又是一个乡村旅行者，总是在旅途中。笼统地说，我为“人情味兄弟公司”的大商业机构作旅行推销，并在小商品方面有着相当大的业务往来；准确地说，我往往不时地离开我在伦敦的考文特花园^⑥的房间——时而在城市的大街上漫

① 列车上盖在膝上护膝用的毯子。

② 指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③ 原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④ 英国南部索尔兹里伯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建筑遗址。

⑤ 古代凯尔特人中一批有学识的人，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或当巫师、占卜者等。

⑥ 英国伦敦某一广场名，曾为伦敦主要的水果、花卉和蔬菜市场。

游,时而在乡村的小道上闲逛——遇到了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也碰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大事。由于它们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我想它们可能也会引起其他人的兴趣。

上述这些就是我作为非旅行推销商的简单背景。

二、船 难

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年头在这么风平浪静的情况下结束、流逝。1859年只剩下一天就过去了；诚然，年终那天早晨的海滨是那么宁静。

在明媚的阳光下和透明的云彩附近，海那一边的万物如此恒久不变、有条不紊，以至除了这一天的情况外，要对这个海湾的往昔或将来的岁月有别的想象是那么困难。拖轮停泊在离岸不远的地方，驳船泊得离岸更近了点儿，小船紧挨着驳船停泊。驳船上正常转动的起锚机，正在井井有条地工作的人影，一切都缓慢地、有规律地随着轻拂的海风有节奏地上下起伏，看上去如同潮水一般，仿佛是此地大自然的一部分。此刻正在涨潮，大约已经涨了两个半小时之久了；我脚下几码之内的海面上有微小的障碍物：仿佛是个树桩，周围尚有充足的泥土使它免于水平面地横卧于海水之中。它已经有点从泥土中脱落了。当我站在海滩，看到它使涌入的微弱的浪潮泛起波纹时，我朝波纹投了一块小石子。

拖轮、驳船和小船的上下起伏，起锚机的转动，以及潮水的涌入，如此有条不紊、平静安宁、恒久不变，以至我自己都觉得似乎对此地一点儿也不陌生。然而，就在这片刻之前，这儿还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地方；我是穿越了二百英里才抵达这里的。就在这天早晨，我还一直在山区的小道上上上下下艰苦跋涉，回头观看积雪的峰顶；遇到彬彬有礼的富裕的农民赶着膘肥的猪和牛上市场；看到整洁、富丽的住宅，许多白色内衣裤晒在灌木丛中；经历了由每个佃农的小干草堆所预示的多风天气。干草堆屋顶以茅草装点屋脊，与另外的茅草屋脊构成重叠的间隔，样子如犀牛的背脊。我不是让前来这儿轮值的海岸警卫队队员（旅行用品及其他等等）半路搭了十四英里的便车吗？我们不是刚刚才分手吗？确实如此。可是，这次旅行似乎带有别的焦躁和烦恼，悄然地滑向平静的大海。而且，眼下在阳光下，没有任何东西像随着货轮轻轻地上下起伏的潮水，驳船上起锚机的正常运转，还有这

么靠近我脚下的微小的障碍物那么真实,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一成不变了!

啊,诸位读者,当你在家里的炉边偶尔翻到这一页,倾听夜风在烟囱里呜呜作响时,那个微小的障碍物已是澳大利亚商客轮“皇家宪章”号沉船最上面的残片了。这艘船在返航途中,于今年十月二十六日这个可怕的早晨在此触礁,断为三截,带着至少五百人的生命及其财产沉没,从那以后便一动也不动了!

它从哪一点或哪里船头向前地朝岸上驶去;它在哪一边或哪儿通过了海湾中的那个小岛,从那以后的很长的时间里在离船身几码处的地方触礁。由于那个夜晚一片漆黑和死亡般的黑暗,这些便成了徒然的问题。它就在这儿沉没。

我站在海滩,耳际刚刚回响着“它就在这儿沉没!”的话语,这时,一位身穿奇装异服的潜水员从与驳船并排泊着的那条小船的一侧重重地潜入水中,沉入海底。靠近水边的岸上是一个以沉船碎片搭成的简陋的棚子。其他潜水员和工人在这儿遮风避雨,喝朗姆酒,吃烤牛肉庆祝圣诞节,直到不坚实的烟囱的毁坏。巨大的沉船圆材^①被海浪抛出水面,落到海滨的石头和大圆石之中,大块大块的铁器被怒涛扭曲成各种最奇怪的形状。轮船的肋材已经脱色泛白,铁器已经生锈,但即使这些东西也丝毫无损于整个出事地点今后多年来将一直呈现出的一成不变的主导气氛。

然而,仅仅短短的两个月前,一个居住在俯瞰大海的最靠近山顶上的人快天亮时被就要掀掉屋盖的狂风吹醒。他下了床,同他的紧邻一起登上一个梯子,以采取某种临时措施保住屋顶;从梯子上朝海滨望了一眼,不经意中看到一个黑糊糊的、凌乱不堪的物体紧紧地挨近海岸。他和这位邻居跑下山,来到海滨,发现海浪无情地拍击着一艘庞大的破船。于是,他们登上了那条犹如没有梯级的楼梯般的碎石路。一路上,乱哄哄的村民像挂在树枝上的一串串水果一样,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并已发出警告告急。于是,在山坡上,在瀑布以外的地方,在田野排水的溪谷下,居住在威尔士这个地区的稀稀落落的采石工人和渔民,都拥向这一凄惨的出事现场——他们的牧师也其中。当他们在沉闷的早晨满怀同情,竭力地顶着强风伫立时;当冻雨和浪花从不断形成和消失的一座座山一般的巨浪间朝他们猛扑过来时,他们常常感到呼吸困难,什么也看不见;当作为这艘沉船货物一部分的羊毛随着带咸味的泡沫被风吹进岸边,泡沫消散后羊毛留在海滩上时,他们看见沉船的救生船离开了其中的一堆残骸。最初,救生船上有三

^① 如船舶的桅杆、帆桁等。

个人。过了一会儿，它倾覆了，只剩下两人。后来，一个巨浪打来，只剩下一人。这个人的一条胳膊穿过破木板挥动着，仿佛在求救似的；但救援永远也没有到来，最后这个人也沉入海底了。

我站在海滨，直视着牧师转向沉船的出事地点的那张仁慈、健康的面孔时，牧师亲口告诉了我这件事。此刻，潜水员们都在水下忙活着。他们今天正在“吊起”昨天找到的金币——大约两万五千英镑金币。在价值三十五万英镑的金币中，这时约整数值三十万英镑的金币已被找回。剩下的大部分还会慢慢地出现。当然会丢失一些面值一英镑的硬币；事实上，起初这些一英镑金币是随沙子一起漂涌进来的，像贝壳似的零零落落地散在海滩上。不过，大多数其他的金银财宝将会找到。这些东西捞上来时都放在拖船上。这儿，它们都将被一一登账。海浪冲击这艘沉船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将一大块金锭打进一件既坚固又笨重的实心的铁制品里，还发现了这块金锭在此之前已卷进了好几枚零星的一英镑金币。它们被牢牢地嵌入铁制品里，仿佛它们被强行推入那儿时，那件铁制品是液态似的。人们还认为，像科学家们已明白的这些漂上岸的尸体不是被窒息而死的，而是被吓死的。对在死者身上引起的内部变化的观察和他们的外部表情的观察表明，死亡一直是非常自如、温和的。正当我在海滨进行谈话时，据报道，自从昨天晚上以来再没有尸体漂上岸。到底是否还有更多的尸体会被冲上来，直至初春的东北风的到来，已很值得怀疑了。此外，人们知道，当这艘船断裂时，船的中部有许多乘客，尤其是二等舱里的女乘客。因此，倒塌的残骸在船裂开之后将会落到他们身上，把他们压住。即使在这时候，一个潜水员就已声称摸到一具尸体，并试图把它与压在它上面的重物松开。可是，当他发现若不肢解尸体就无法做到时，他就再也没有去动它。我离开家前往威尔士时，我打算见的正是前面我提到的此刻正站在我身边的这张仁慈、健康的面孔。我已听说这位牧师如何掩埋了许多遇难者的尸体；如何对遇难者们的悲痛万分的朋友们敞开家门，慷慨帮助他们；如何以极大的耐心，一星期又一星期煞费苦心地履行人们交给他这种人的最可怜的职责；如何最温柔、最彻底地将自己的全副身心倾注在死者及为死者悲伤的那些人身上。我心想：“今年圣诞节期间，我想见见这个人！”就在不到半小时以前，他竟打开小花园的门出来迎接我。

真正的、实际上的基督教精神永远是这样兴致勃勃，毫不矫揉造作！在五分钟内，我从身边这位登上那个小村子的牧师的陌生、真诚的脸上读到的《圣经·新约》，比我一生中从受诅咒的讲道中读到的还要多（尽管这些讲道公开发表，

大肆鼓吹)。从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谈”的热情、友好的声音里,我获得的有关《圣经》的知识,比一切自称天国的折式风箱曾自负地向我灌输的知识还要多。

我们在松动的石头、深深的泥浆、烂湿的草地、大片的积水和霜雪刚刚融化的其他障碍物当中,以欢快的步伐朝那座小教堂爬去。以为农民会迷信地回避那些溺水者是错误的(我的朋友在路上高兴地对我说道);总而言之,他们干得很出色,也很乐意帮助。对把一具尸体弄到教堂来的人,我们付给十先令。这段路很陡,需要一匹马和一辆运货马车(尸体用裹尸布包着放在车上),还需要三四个人帮忙。从各方面考虑起来,十先令并不是什么大价钱。人们并不因为沉船事件而变得更富裕起来,因为这时正值鲱鱼群的鱼汛——人们在渔网中发现男尸或女尸,怎么会去撒网打鱼呢?

他手里拿着教堂的钥匙,开了教堂院子的大门,又开了教堂的门,我们走了进去。

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教堂。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千年来,教权已占据了这个地方。由于教堂会众舍弃布道坛而用邻近的教堂,把它腾出来摆放尸体,因此,布道坛及通常属于教堂的其他东西都不见了。将遭船难的死者带进教堂,甚至连基督教的戒律也都置之度外了。桌面上漆的那些黑木桌斜放着。它们下面石铺的人行道上,以及教堂各处石铺的人行道上都留下了溺水者躺过的斑点和污渍。人们几乎无须借助于想象力,就可以看出尸体是如何被翻动的以及头部和脚的位置。多年以后,这艘澳大利亚轮船一些退色的残骸的痕迹,在这座小教堂的人行道上还清晰可辨。那时候,这个国家早就不在澳大利亚挖掘黄金了。

这里曾经躺着四十四具遭船难的男尸和女尸,等待出殡。这里,教堂里的每个房间都充满着哭声和哀号声,而我的同伴却庄严肃穆地为再也看不见他的眼睛也再也不能跟他讲话的嘴巴^①包围着,独自连续几个小时地工作着,耐心地检查破烂的衣服,剪下纽扣、头发、内衣上的标记等任何可能有助于今后确认尸体的东西;仔细地察看一张张面孔;寻找一块伤疤、一根弯曲的手指、一个歪扭的脚趾;手里拿着寄给他的信件与他周围的废墟一一进行对照。“我最亲爱的哥哥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和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一位妹妹来信写道。哦,可怜的妹妹!幸亏你远离此地,保留这点儿作为你对他的最后回忆吧!

牧师家的女士们——他的妻子和两个弟媳——也常常来到这些尸体中间。

^① 指死者的眼睛和嘴巴。

这已经渐渐地成了她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任何一位刚来的丧亲女士往往会激起她们的同情，将带来的死者相貌的描述与可怕的现实相比较。有时，她们会回来说“我已经找到他了”，或者“我想她躺在那儿”。也许，哀悼者因无法忍受躺在教堂里所有那些尸体的惨状而常常盲目地指认。当这位丧亲的女士被许多同情的话语安慰着，被领到陈尸地点，并被怂恿着抬起头来看一眼时，她常常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说：“这就是我的儿子！”然后不知不觉地昏死在那具无知的尸体上。

他很快就观察到，就一些女士的情况而言，她们的认尸虽然结束了，但其鉴别却和内衣上的标记很不相符；这使他注意到，即使内衣上的标记有时彼此也不一致；于是，他终于明白这些死者衣服穿得极其仓促和慌乱，而且他们的衣服已经混杂在一起了。因为大部分男人的衣着相似——穿同一种衣服，也就是说，由廉价现成衣服经销商和服装店供应的衣服。它们不是一件件缝制的，而是成百上千件地生产的——因此，凭他们的服装来辨别男人变得极其困难。许多男人都带来了鸚鵡，身上都有这些鸚鵡的价格的收据；其他人口袋里或皮带上都带有汇票。这些单据中有些经仔细地将上面的皱纹抚平、晒干，在打开过三四次之后，那天它们的外表并不比通常情况下的崭新程度逊色多少。

在这个荒凉的地方，甚至连普通消毒剂这类城市常见的商品都不容易买到。沥青作为手边最现成的东西一直在教堂里燃烧着。那口上面有冒泡沥青溢到木炭火盆的平底锅，连同其灰烬还放在那儿。圣餐桌旁边有一些靴子，它们是从溺水者脚上脱下来并保留下来的——为了脱下它们，只好砍下淘金者们的腿——带浅黄色布鞋面的被践踏者的高帮靴，以及其他靴子——受潮的、多沙的、多杂草的和含盐分的靴子。

我们从教堂走进了教堂墓地。当时这儿曾埋葬着从失事船上运上岸的一百四十五具尸体。尸体无人确认时，牧师就把它埋入坟墓。每座坟墓埋四具尸体。他在登记簿中给每具尸体编号、描述其特征，同时，在每口棺材、每座坟墓上都列出一个相应的号码。对已被确认的尸体，他将它们埋入教堂墓地的另一个区域中的个人坟墓里。当亲戚从远方赶来，见到了死者登记簿时，好几具尸体被从四人合葬的坟中掘出；一旦这些尸体被认出来，便重新葬在个人的坟墓里，以便哀悼者在遗体上方可以立上单独的墓石。在这种情况下，牧师便第二次主持葬礼，而他家的女士们都参加。遗骸再次被挖掘出来时，并不存在对遗骸的冒犯之意；慈善的大地已经接纳它了。溺水者是穿着他们的衣服入葬的。为了满足

对棺材突然的大量需求，牧师把所有邻近的人们都召集起来，人人动手，整天工作，星期天也不例外。棺材打制得很精巧——我曾经见过两口备用棺材放在海滩一座石头小屋的颓塌墙壁的背风面，就在举行圣诞盛宴的帐篷附近。同样，这儿也敞开着其中一个为四具尸体掘出的，预先在教堂墓地准备好的坟墓。这块狭小的地盘已太多地用于掩埋这些遭船难的人，以至村民们开始怀疑，他们将来是否能跟他们的祖先和子孙后代一起在自己的土地上安息。从教堂墓地到牧师住宅仅有几步之遥，我们走到了牧师住宅。宽大的白色法衣就挂在门边，准备好随时穿上它去举行葬礼。

这位好心的基督教牧师由衷的热心是令人宽慰的，正如它从中显露出的境况是悲哀的一样。他本人及其家人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视为默默地完成了结一桩小事，若无其事，不足挂齿的样子。我还从未见过比这更真诚、更令人振奋的事。每当提及这件事，他们总是对丧失亲人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却从不强调在那疲惫的几周里他们自己备尝艰辛，只是说这件事使许多人成了他们的朋友，并引出了许多动人的、感激的话语。这位牧师的弟弟应当理解为包括在这个家庭里。他本人是两个毗邻教区的牧师，在他管辖的教堂墓地掩埋了三十四具尸体，完全像他哥哥对待较大的那批尸体那样对待它们。他也在这里，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像其他人一样，他也完全蔑视自己遇到的麻烦。在昨天发往海外的邮件中，仅仅我的牧师一人就给遇难者的亲戚和朋友写了一千零七十五封信。他不爱逞能，我是在适当的时机，不时地旁敲侧击提出个问题，才逐渐了解这些事情。只是当我在教堂里再三地谈到，为了抚慰活着的人们，必须对死亡现场的可怕特征了如指掌的时候，他才漫不经心（其风趣之情丝毫未减）地说：“这事确实使我一度最多只能偶尔喝点儿咖啡，吃一块面包，其余的什么也咽不下。”

处于这种高尚的谦逊之中，处于这种令人钦佩的坦率之中，处于这种沉着地避免最低程度地“利用”可能凭借自身的分量令我铭记于心的机会之中，我似乎只走了几步，高兴地从有着敞开的坟墓（它是死亡的象征）的教堂墓地，来到了跟它紧挨着的基督徒的住宅（它是复活的象征）。我一想起前者，总会想起后者。这两者将永远一起留在我的记忆里。倘若我在这条不幸的船中失去过任何一位亲人，倘若我从澳大利亚起航来看看教堂墓地的坟墓，我就会在离开时感谢上帝，因为这座房子离墓地那么近，它白昼的影子和夜间家里的灯火落到耶稣基督已经如此温柔地将我的亲人埋入的那块土地上。

由于我们的谈话自然地传递了有关遭船难的人们的描述，以及其亲戚朋友